

湖北人民出版社

汉城 阴影下的反思

二十四届
奥运会
纪实



缪晖夏里

阴影下的反思

——二十四届奥运会纪实
缪 晖 夏 里



湖北人民出版社

汉城阴影下的反思
——二十四届奥运会纪实

缪 晖 夏 里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6.75 印张 14.3 万字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0

ISBN 7 - 216 - 00267 - 9

I·17 定价: 2.20 元

目 录

开头的話

一、24 届奥运会圣火点燃之前

汉城: “one one two”	(1)
奥运“举办权”之争	(2)
谁是汉城“尤伯罗斯”	(11)
偷食“禁果”的人们	(14)
“奥运电视战”	(19)
“泰陵”军营之谜	(23)
历史将评说	(26)

二、24 届 ≠ 23 届

——中国体操男团失败内外因

根本问题是实力差距	(28)
关键问题是队伍老化	(29)
要害问题是技术陈旧	(30)
突出问题是发挥失常	(30)
基本问题是训练不严	(31)

三、何灼强——“朱建华第二”?

过份乐观的舆论	(33)
令人失望的表演	(34)
代价巨大的教训	(36)

四、中国女排翻船及其教训

沉重压力下的盲目乐观·····	(40)
中美之战 败像显露·····	(42)
苦战秘鲁 严重受挫·····	(44)
苦斗巴西 幸免翻船·····	(46)
发挥失常 败于苏联·····	(48)
中国女排究竟输在哪里?·····	(50)
五、令人遗憾的中国女篮	
首场告负 举步危艰·····	(55)
力胜捷队 差强人意·····	(58)
独木难撑 大厦告倾·····	(60)
克南朝鲜 稍慰人心·····	(60)
女篮运动发展趋势的启示·····	(61)
六、中国足球队釜山重蹈覆辙	
“不放弃一丝一线的希望”·····	(64)
意料之中预料之外的比赛结果·····	(66)
中国队缺乏基本风格·····	(70)
老大难的攻击力弱问题·····	(71)
“新”出现的防守差问题·····	(72)
难以解决的素质低问题·····	(72)
中国队该清醒了·····	(73)
七、真的! 狼来了!	
——乒乓球男单失利的反思	
阴沉的开端·····	(75)
艰难的历程·····	(76)
失利的教训·····	(78)
八、约翰逊丑闻事件始末	

两项“世界纪录”	(82)
世界舆论大哗	(83)
“黑色闪电”消失	(85)
几个不谐和音调	(87)
约翰逊用的什么药?	(89)
偃旗息鼓离开汉城	(90)
激愤的加拿大	(91)
痛苦的牙买加	(92)
惨重的经济损失	(93)
体育商业化的牺牲品	(94)
九、南朝鲜人群殴拳击裁判事件	
拳击场变成殴打场	(95)
强烈的舆论谴责	(96)
国际拳联对打人事件的处理	(98)
南朝鲜的反应	(99)
十、汉城奥运会“奇闻”五则	
体操裁判打分的“内幕”	(100)
楼云得金牌的“秘闻”	(101)
观众未能感动跳水裁判	(101)
美国拳手败在裁判手下	(103)
金牌得主成“梁上君子”	(104)
十一、竞技体育中使用非法药物的丑闻种种	
德雷塞尔之死	(106)
刘易斯的警告	(107)
并非始于今日	(108)
后患无穷	(109)

“毒”风愈演愈烈·····	(110)
不择手段 蒙混过关·····	(111)
奥运会面临挑战·····	(113)
24 届奥运会违禁药物检查内幕·····	(114)
汉城奥运会药物丑闻种种·····	(117)
制止违背奥运精神的行为·····	(121)
十二、三位中国奥运明星的思索	
李宁奥运会日记选·····	(123)
江嘉良奥运会日记选·····	(128)
焦志敏奥运会日记选·····	(132)
十三、外国记者笔下的中国健儿 ·····	(139)
十四、奥运启示录 ·····	(158)
十五、附录	
第24届奥运会珍闻集锦·····	(170)
第24届奥运会金牌榜·····	(207)
获第24届奥运会奖牌的中国运动员·····	(208)
第24届奥运会前12名总分统计·····	(209)

一、24届奥运会圣火点燃之前

汉城：“one、one、two”

巨大的美国航空公司波音客机载我们升上了一万三千公尺高空，窗外，万里云海，浮光耀金，似乎超脱了尘世，浮游在安宁与圣洁之中。然而尘世的忧烦依然困扰着我们——前去采访第24届奥运会的十二名《中国体育报》、《新体育》、《中国体育杂志》和人民体育出版社的记者的心头，此次飞行的终点——南朝鲜的汉城，这个对我们来说，临近却又遥远城市，同源然而陌生的地区，将以什么迎接我们呢

.....

惶惑之感，如堕万里之烟.....

邻座的一位南朝鲜青年与我闲聊起来，这是个毕业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

我打听道：“请问朝鲜话的‘您好、再见、谢谢’怎么说？”

他很热情地写在纸上，又用英语写下读音，突然抬头看了我一眼，打量着我胸前佩带的作为采访奥运会记者标记的红徽章，说：“你还应该记住这几个词。”他用朝文写出一句话，注上读音，用英文写下“help me”，慎重地打下一个“！”。在某一种场合，这是“帮帮忙”，另一些场合，则有“救命”之意，我从他的眼神中猜出第二种含义。因为紧接着他严肃地说：“我再告诉你一个十分重要的电话号码，你一定不能忘了。”

他缓缓地说：“one, one, two (112)”。并把这个数字写在那张纸条上，说：“这是汉城警察局的紧急求救电话，如果你遇到麻烦，可以立即拨这个号码。”

“会遇到什么麻烦吗？”我有些紧张。

他耸耸肩膀，一副不可置议神态：“会有一些坏人，如果你带了很多钱，就一定要十分小心，如果没带钱，可能会好些……但你一定不能忘了这个电话号码……”

“汉城：one, one, two”，是的，我记下了。老天，可别遇上什么麻烦。乘着离上天比较接近，我暗自祈祷。

我的采访本上已记下奥运会组委会传送来的一些信息，本届奥运会还未揭开战幕，它就获得了不错的开头，共创造了四项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参加的国家 and 地区最多，已报名的达 161 个；参加的运动员最多，约一万三千人；参加采访的记者最多，约有一万五千人；进行比赛的运动项目最多，共有二十三个正式比赛项目，另有四项表演项目。然而，有不少人认为还应增加一项“奥运之最”才是全面准确的，这是包括南朝鲜有关人士也不否认的事实，即“本届奥运会也是历史上遇到麻烦最多的……”

奥运“举办权”之争

当今世界，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每一位主办国都是特殊的荣誉，会对那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旅游、文化、商业、市政建设、体育等诸方面带来巨大影响，所以每届奥运会都有若干城市竞相争选，这可说是奥运会之前的一次“前哨战”，其激烈、紧张程度决不亚于运动场上的角逐，而某些私下的接触，秘密的商谈、讨价还价，运筹帷幄，显然更惊

心动魄，更变幻莫测。

那么，本届举办权何以落到汉城呢？

本来，呼声甚高的日本名古屋市何以在关键一瞬间功败垂成？就象球场之争一样，一支貌惊强大的队伍很可能失之分厘，筹成满盘皆负，个中奥秘也可谓扑朔迷离。

事情要追溯到十一年前。

1977年，日本中部大城市名古屋市就提出申请举办1988年第24届奥运会，这是最早提出的一个城市，而且很快得到日本国家奥委会的支持。

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马上表示要投“信任票”，他说：

“日本国曾两度举办过世界奥运会：1964年的东京第16届奥运会和1972年的札幌冬季奥运会，都取得了成功，如果由他们承办第24届夏季奥运会的话，相信也是富有成效的”。

其他一些国际奥委会的“头面人物”对此也持乐观态度。这显然也激励了日本民众，尽管这以后他们又增添了几个对手。

英国的伦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也相继参与竞争举办奥运会的申請。

其中墨尔本市代表陈述的理由看起来较为充足。其一该市已举办过1956年的夏季奥运会，拥有一批可供使用的标准体育设施。其次，澳大利亚政府已决定支持在悉尼举办1988年世界博览会，奥运会的同时举行无疑会吸引更多的游览参观者。其三，也是最诱人的一点，1988年还是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1788年第一支囚犯船队抵达这个只有

土著人的荒凉岛屿，从此才开始了白人定居、繁衍和建设的历史。

尽管如此，名古屋市依然占有领先地位，原因之一，恐怕还是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每个奥运会都要开支庞大的经费，经费的筹集情况也就成了奥运会官员们定夺的一颗有份量的法码，而名古屋市率先表示，他们准备耗资 30 亿美元筹办奥运会，而其中的一半由政府财政支出，真是财大气粗，政府如能拿出 15 亿，在奥运会的经费问题上就解决了一“大头”。

按国际奥委会规定，申请举办国必须在 1977 年 12 月 1 日前将正式申请递交奥委会总部洛桑，到头 1 天，申请者还没有增加，名古屋的“探马”们暗自高兴，似乎一顶桂冠在握。

殊不料，离截止日期还有几个小时，一封寄至雅典的申请书风尘仆仆送到了洛桑总部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办公桌上：

“尊敬的阁下，我十分幸运地告诉您，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的雅典决定申请举办 1988 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雅典来信一下吸引了奥林匹克官员们的兴趣，基拉宁前主席马上写信给希腊总理：

“国际奥委会成员抱着极大的兴趣谈论到您所提出的奥运会在西伯罗奔尼撒的奥林匹亚举行的建议”。

西伯罗奔尼撒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距雅典不远，这里不仅遗留下古代奥运会时祭神的庙宇，胜利女神和奥运会优胜者的塑像、断垣残迹的竞技场遗址，而且，这里

还保留着优雅的环境，古朴淳厚的民风，这一切对追怀古代奥林匹克精神是极有魅力的。

希腊总理卡拉曼利还提出一个更为诱人的计划：在雅典附近划出 3200 公顷土地作为夏季奥运会的永久地点，在这里建设全套可供使用的超级体育设施，这里将属于一片特殊的领地，属于国家奥林匹克大家庭所有，没有签证问题，无须繁杂手续，没有其他大都市的污染、交通、暴力等问题，它是一片安定的绿洲，甚至可以恢复古代奥林匹克的神秘仪式，让古奥林匹克的圣火洗去现代的尘埃，用古奥林匹克的誓言和精神重新洗去现代体坛的种种垃圾。

在莫斯科的第 22 届奥运会上，81 个国家抵制而出现的“危机”更使希腊人的诱人计划有了可乘之机，甚至希腊总理卡拉曼利也在国际奥委会上慷慨陈词：

“奥运会的政治上的对抗、商业上的剥削和非体育性活动的扩大，正在威胁奥林匹克的前途，请允许我建议，让奥林匹克思想重新恢复普遍性，回到它古代的朴素的美德中去。”

国际赛艇协会主席托马斯·凯勒也担忧：

“可能增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奥林匹克运动灭迹，因为建设奥运村和大型体育场的费用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找合适地点”。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为了了解这一设想可否实现，在以后的六个月里访问了 27 个国家，出乎他的料想，有 26 个国家的奥委会对此不感兴趣。他还用 21 个国际单项联合会负责人磋商，也没有获得支持。

一个普遍的理由是：奥林匹克运动是属于全世界范围的，

它不能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垄断。

看来，希腊人的一片好心要“泡汤”了，但国际奥委会也作出决定：将优先考虑 1996 年的第 26 届奥运会在希腊举行。“1996 年正是现代奥运会 100 周年之际，它一定要属于希腊，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是 1896 年在雅典举行的”。希腊人也这样坚持。

名古屋又失去了一个对手，12 月 1 日——奥运会城市申请截止日期已到，日本人已经稳操胜券了。

12 月 4 日，在超过申请截止日期第 4 天，国际奥委会洛桑总部突然又宣布，他们接到了南朝鲜汉城要求举办的申请，按规定，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可是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相信是由于邮路方面的故障给耽搁了。他表示可以破例接受申请，并与名古屋市一道列入国际奥委会的考查讨论范围。

很快，国际奥委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审查小组，飞赴申请举办城市，对其比赛场地、社会治安、交通运输、经济状况直到奥运村等诸方面情况进行综合仔细考查。这个审查组的成员包括：两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两名单项国际联合会代表，两名各国奥委员代表。

当这个审查小组来到名古屋时，它受到异乎寻常的盛情接待，确实这是个美丽的城市，为日本四大名城之一，也是中部政治、工业、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濒临伊势湾，是仅次于横滨、神户的第三大国际贸易港，还是著名的丰田汽车公司所在地。

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伊东正义对记者们说：“日本政

府已决定支持名古屋计划，并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协助筹备各项事宜”。

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也公开表明政府这一态度。

在市政建设上也向审查小组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打算耗资 8400 亿日元修建一所立体体育场，游泳池、运动员村，修新的公路和地铁，把邻近的三个县连结起来，使分在这三县举行的若干项目不至于出现交通阻塞问题。

积怨甚久的附近三县：爱知县、岐阜县、三重县不计前嫌，出人意料地统一起来，全力支持这个“奥运计划”。

民意测验也颇有利：该市三分之二以上居民对举办奥运会投了赞成票。

送别了审查小组的官员们，名古屋的头头脑脑轻松地吐出一口粗气，他们过于自信地认为，举办权的公布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唯一一个竞争者南朝鲜早已负债累累，仅亏日本就有 40 亿美元债务，他们不会有实力参与这一竞争的。

当初在递交申请时，名古屋就派出以市长本山政雄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洛桑陈说。此刻，更是曾经在一片节日般喜庆气氛中，各阶层似乎都被“奥运热”煽动起来，商业界更兴奋异常，该市著名的三越百货公司甚至准备好一幅长近十几丈的竖幕标语，准备从一公布消息后就从商场大楼顶层拉出，标语上写道：“庆祝 1988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名古屋举行”！

日本派出以爱知县知事亲领 100 多人的代表团前往洛桑，准备在奥委会投票选举结束后就上前接受祝贺，并向有关人士发出“欢迎到名古屋”的邀请。

岂料，风云突变，11月1日从联邦德国巴登巴登传出电讯：国际奥委会以 52 票对 27 票通过在汉城举办第 24 届

奥运会决定!

象一闷棍打来，日本代表团成员顿时陷于麻木、不解，随之是混乱和悲哀，爱知县知事当时脸色苍白，言不达意，当他用颤兢兢的手拨通了名古屋的长途电话后，半晌说不出话来，只说了两句：

“败军之将，不再言兵。这一切太出乎意料，请接受我的辞职。”

一旁，邀请团几位浓妆淡抹的年青小姐不禁掩面而泣，失声痛哭，原来她们是专程赶来向奥运会官员递向邀请书的呀！

“我们要抗议！这里有名堂！”代表团年青气盛的小伙子喊道，有人还真的开始了明查暗访：

原来，1981年7月，国际奥委会派出的那个审查小组向总部递交了一份长达46页的报告书，报告了在汉城和名古屋两地的考察情况。

报告书说：在汉城，一座大规模的中心体育场，一个高质量的游泳池，一个体育馆和若干其他各种设施已在施工；

而名古屋的建筑工程只在蓝图上，他们出示的只是计划；

汉城可提供良好的交通工具，包括宽广的街道和四通八达的地下铁道，而在名古屋很可能出现人们担忧的交通拥挤状况；

在经费方面，汉城的投标得到政府的支持，而日本政府先前的许诺还未最后落实，名古屋在寻求从中央、地方到市民的支持上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

报告书尽管对哪个承办更有利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它只是一个份提供报告的参考，然而，其倾向性是明显的，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者。

此时，还发现了一桩使名古屋十分尴尬的事，该市某一群众团体反对交纳因承办奥运会可能征收的税款，甚至把抗议转到了奥运会总部。而对汉城呢，不知何故，审查小组竟没有报告有关市民意见的报告，尽管政局不稳、学生游行示威、军警镇压已是举世皆知的，可为什么这一点没有考虑进去呢；

事后有消息说，南朝鲜作了种种掩饰，使类似丑闻没有在审查期间过多暴露，然而，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在起作用呢？贿赂？私下交易？

直到1984年 此事才开始进一步暴露。

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思在其间写的一本名为《美国亨》的书中揭露说：

“南朝鲜的汉城之所以取得198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完全是由于他们对国际奥运会委员们进行了贿赂。”

尤伯罗思具体写道：

“1981年国际奥委会在联邦德国的巴登巴登举行会议时，南朝鲜官员分送每一位委员一个纸袋，里面偷偷放了两张（来回汉城）头等舱的机票，这些机票可以很容易地拆换成现款，尽管其他要求举办奥运会的城市也分送了纸袋，里面却只装着一些小礼品，如市徽、城市简介、小装饰品等。”

“汉城之所以取得主办权，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飞机票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一石激浪，国际舆论指责纷起。

南朝鲜一官员反驳说：“尤伯罗思这些描写不仅侮辱了我们，还侮辱了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委员都是有钱有望的人，一张免费机票根本打动不了他们。”

但他同时也承认：“南朝鲜航空公司可能为了业务关系某些原因这样做，我就无从知晓了，不过我们倒是送了人参茶。”

南朝鲜奥委会副主席则承认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确实接受了免费机票，但他不愿说出这些人的名字，他否认了尤伯罗思的说法，即委员们把机票换成了现金。

除了“免费机票”上南朝鲜做了点“手脚”外，日本人还输在哪里呢，这促使了他们的反思。法务相奥野这样认为：

“这次失败与联合竞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时失败于孟加拉国一样，都是不该与亚洲地区的对手竞争。”他谈到：“西德一家报纸曾指出，日本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却是世界上最受憎恶的国家”。

“上次，日本已在安理会上出任过4次非常任理事国，却还夹着经济大国的声势，硬是不允许某些小国享有安理会席位，而作5度竞选，不想惹怒了其他中立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支持了孟加拉。”

“这次重演，又是大国意识在作怪，已举办过两次奥运会，还想垄断，毫不让步，引起中小国家反感，据说这次投票表决时，一些中小国家都投了汉城，致使大爆冷门。”

为促成名古屋奥运会，日本派出的大型代表团反倒引起人们反感，国际前滑雪联合会秘书长、瑞典人西凯·化洛曼直言不讳：

“已经有了国际奥委会派出的正式调查组，为什么还要接待其他的奥委会官员，这样的做法不是太过份了吗？”

“为了博得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欢心，通过代表呀，甚至是派驻该团的大使呀，公使呀，来赠送高价礼物，这难道